

第五十六卷

序十一首

第五十七卷

傳六首

行實一首

第五十八卷

雜文十八首

第五十九卷

雜文二十三首  
文銘

贊 凡三種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五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贈豫齋子序

贈蔡濟之序

贈王生序

贈余思睿序

贈汪時嵩序

送史泰序

送嚴世臣序

贈王弘化序

送左載道序

章園餞會詩引

序一十首

贈豫齋子序

豫齋子者歙鮑氏輔之號也鮑氏三歲而喪母十六





而商中年出分五十而行成家就君子謂其行有合於豫於是字之曰以立言九事豫則立也又號之爲豫齋子言其立本諸豫也或問李子豫有說乎以加鮑子李子曰豫有四義先事而備者貴其幾居順而防者戒乎逸旣成而受者羨乎享隨寓而遷者用乎時在易之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言幾也先事而備者也然在初則鳴于三則盱于五則疾于六則宴何也斯所謂戒也故不幾不知不知不戒不戒不享享者何也二之貞吉四之盍簪是也然必由于戒何也時與位殊也夫天下未有不生於憂患者也鮑之爲人也素形而識微垂成而慮患大諦而小詳情深

而意遠乃其商也察低昂酌常變齊盈縮審棄取故其利恒數倍而鮑之分也二百金耳十年乃有金二十百然皆分內無刻削損心之行斯何也先事而備者事無不濟者也斯豫之幾也然它商利則率侈華盛以明得意鳴笙竿挾妖豔策肥茹甘乃鮑子則顧益務實守約不鳴不盱不疾不冥語人曰官怠於宦成病加于小愈家毀於縱財耗于奢故其日費有經歲計有紀久於外不近婦人亦以表範於朋儕斯所謂居順而防逸而能戒者也故其貨積身安子孫成立年近五十言行重于鄉評斯不亦享矣乎是故君子與焉稱豫齋子豫齋子云乃鮑子則又仁藏而義



顯徃徃濟急而扶危以爲自事李子曰予觀鮑子之行而知豫之道該也何動非順何動非時順而復時乃何行不成矣歎君子曰鮑之父殯也久矣而輔也匍匐山林竟獲地塋焉斯亦順動之一歟李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鮑子其得天者歟然由諸豫也是故稱豫齋子

贈蔡濟之序

蔡生鏊中武第歸李子喜造焉已而嘆曰析薪有理導民有紀蔡氏之謂哉予於是知國之有紀也昔者先王之導民也不欲其獨文也是故生而縣弧長而佩劍隙而蒐狩敵而戈矛然又不欲其獨武也於是

迪之詩書習之俎豆軍有軍禮射有射爵是故其禱君也曰允文允武臣也曰文武吉甫言不貴獨也後世典用旣殊猛悞各途逢掖寡斷介青愚粗位乏蕪材迄於有今制定科興策收射徵遂伎彎弓兜鍪之夫有揖讓折衝之能是故據要擁燾綏內和戎匪官之曠有紀之證也然蔡氏膺之厥子是繼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蔡之謂哉左史王公曰鏊之鼻祖挺自行伍連帥有聞施及厥父四世矣鏊之祖徃訓之家曰慎爾戎事無忘厥文鏊之父又謂鏊曰小子勗哉爾祖有訓是故鏊之父兄弟竝興文武各第立幟揭幟雙壁是輝鏊今繼之厥後是占矣李子曰被風



者偃得源者承國之導風故其行速家之淳源故其  
獲深微王子予詎知蔡之能家也封丘黃子曰李子  
善言國紀王子善言家訓雖然遺厥本矣匪德弗承  
匪德弗啓西疇公儒雅弘裕秉直而布誠忠上而信  
下具茲五德矣是兼材也有子如鏊宜哉

贈王生序

夫華池西鄙之砦山也其俗牧樵衣裘氈不識文字  
其地苦寒其人民零散而艱難然其地顧產王生王  
生者則詩書衣冠徒也余之寓華池也在弘治丙辰  
丁巳年其時王生始遇余而從之學夫王生起家非  
衣冠故族也無詩書之世業也窮僻寡陋鮮同聲之

胄也一旦棄牧篋豎褐挾冊書從予學是謂耀至寶  
於污穢之鄉秀芝蘭於叢棘之中卒奪巍科致身顯  
名豈不謂異常之士哉後十餘年而當正德己巳王  
生自京師還而過大梁見余然猶爲青袍生塗路坎  
坷於是告王生曰竊聞之富貴在天行藏有命久速  
有時古之人不有起自寄食牧豕而身爲將相者乎  
豈其始才知弗人若哉亦時有遇不遇耳故曰雖有  
至寶自售則輕芝蘭逢春香乃發生故不務修己而  
求富貴者謂之違天藏而求行者謂之逆命久而求  
速者謂之悖時斯三者君子不由也子之歸亦修己  
以俟其自至者矣耳王生曰夫孤立鮮就獨行無成



余處窮僻寡陋懼不修也乃今聞教矣

贈余思睿序

夫舉其身而豫能自知焉者寡矣故壽夭吾不得豫知其壽夫疾病吾不得豫知其疾病禍福吾不得豫知其禍福子孫吾不得豫知其賢不肖故欲吾壽戒凡戕吾生者已矣欲少疾病不爲諸致疾病者已矣欲寡禍我不爲禍端已矣欲子孫賢教子不爲不賢已矣我教之不爲不賢乃仍爲不賢也此下愚不移者也古之人有焉丹朱商均是也我不爲禍端而或禍我也此無妄之災也若孔子厄宋黜曾子避越寇是也不爲諸致疾病者而疾病也此謂之命也冉伯

牛是也不爲凡所戕生者而弗壽也此之謂天也顏回是也夫六人者皆大聖而大賢而其遭乃顧咸若是夫余思睿歛之田野氓耳未必有聖賢之行也今其三子皆克家是不足爲不賢也夫婦各八十餘歲是壽者也然又康強是少疾病也生無災厄是鮮禍也則何也李子曰夫天道好生而福良人道積善而有慶故人不必皆回能弗戕其生雖有不壽焉者寡矣不必皆伯牛能弗爲諸致疾病者雖有疾病者寡矣不必皆孔曾能自不爲禍端雖有禍焉者寡矣不必皆堯舜能教其子孫不爲不賢雖有不賢者寡矣故曰大小之應捷於影響今思睿兄死無後不利其財



事其母以孝聞非自求福者乎寡慾慎躬非不戕生者乎且又何疾病矣躬行率其子孫非教之不爲不賢者乎故曰人有必壽必壽而不壽乃始曰天有必不疾病必不疾病而疾病乃始曰命亦有必福必福而不福乃始曰無妄之災教之有必賢必賢而不賢乃始曰下愚不移故曰影響之道大小以之處常則雖微必應遇變則聖賢不遭嗚呼善觀思睿者其知天人之際乎

贈汪時嵩序

鮑輔氏告我曰歛有淳行人汪時嵩者於輔外舅也而今六十矣輔聞之六十始壽夫壽未有不文必彰

也而彰也必賴於名文敢請予曰未同何言爲夫不知其人而頌之者佞也敢辭鮑曰時嵩可以文者五焉予曰五者何也鮑曰汪鉅閎也系出越國公某而時嵩祖號碧山翁者以文行稱嘗樹桂堂前桂至今存也以是厥里名叢桂云斯亦足以呼喬木家矣夫注閎鉅而繁人而時嵩長於其行至百三十人餘焉長而義鮮不悅也夫勤儉和審四者士之優也而時嵩有焉是故以商則順以耕則獲且今喜談而樂道者非謂久而同居者罕聞哉而汪氏同門出入內無間於人言今十有一世矣予曰嗟予聞諸君子禮以義起文由譬闡行以類求故人情莫不有親親之莫



不愛焉愛之必祈之曰百壽不已必曰千壽又不已  
曰萬壽壽之而假文焉行茲非先王之程也然厥義  
存焉甥舅者婚姻之經也推內之愛以愛其所生而  
文以壽之禮也故曰禮以義起鮑君足當之矣夫文  
者托物以宣者也故古之壽有曰日者月者山者川  
者岡者陵者松而栢者凡以達愛焉已矣適有叢桂  
於是作叢桂之歌歌曰有樹偃蹇兮堂戶君有瑟兮  
胡不日歌以舞金昆兮蘭孫杳以進兮朝歛篋兮暮  
擊鼓斯亦取譬闡文達愛之義焉已而聞之者乃曰  
李奚篤於時嵩夫子賤取斯于魯賢尹公擇友於學  
射王謝門閥朱陳世姻非其類者固鮮有聚者也鮑  
之父時明者誠孝而著行君子稱焉而輔也靡較兄  
貨孤立而潤屋推計其姻門時嵩壽譽五者足徵已  
故曰行以類求者此也鮑又曰厥父永實生二子長  
則時嵩時嵩配程氏孝敬善握家有三子二女孫三  
人云

送史泰序

驛有舟有馬兼水陸者兼舟馬其最著自京師陸行  
南皆大驛大驛有南馬其丞與州縣長吏埒富次則  
自京師水行然不逮陸驛甚陸驛非閣大臣及權力  
所役使不得除即除不購不得以爲常人亦不之恠  
也史泰以陝西承差至京師不得爲閣大臣及權力



者使及除貧又不得購於是除平望驛丞平望據水  
僻較之自京師水行不遠又甚臨行意忽忽不樂予  
謂之曰子聞周官乎周官雖卑末如遽傳牧廐各慎  
厥職惟厥醫故天下大治昔者單襄公假道于陳以  
聘于楚謂其候不在疆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占其國  
有大咎曹之候人何戈與役能稱厥職詩人歌之今  
之驛即古遽傳寄寓施舍丞即古之候也且若等向  
非齊民邪以承奉奔走之力 天子錄之俾列在末  
官豈謂思與州縣長吏埒富邪何爲忽忽至此史泰  
曰今號明經居尊官職宣助教化乃日務富厚蓄金  
帛爲子孫計夫驛至卑也丞至末也奔走承奉之職  
易稱子何望之過哉予謂之曰人之美劣不係官之  
崇庠古之人歌之咎之獨非此等官邪假令若等不  
慎且賢卽已誠慎且賢孰謂無助于治哉法驛丞得  
捕邏境內錄其績夫平望盜藪也輕舸利刃出没雲  
濤煙浪間至橫也子西北人也壯膂力精騎射即其  
所事豈直奔走承奉間邪史泰曰然微子無所聞教  
史仲成者末樂間都御史也有風裁慶陽安化人泰  
其孫也泰於予有瓜葛故於其行爲之言

送嚴世臣序

教人者固教於人者也其始教於人也見彼嗜酒喜  
賓客怠厥事諸生以所業請輒置諸案上不理數日



再請曰姑徐徐再請乃不得已朗誦一過指示之曰  
某善某疵某不愜吾意更爲之更爲以請亦復若是  
內循歲月計餽遺腆薄爲憎喜有它故輒取憎者而  
撻之諸生信謹厚有不退而心非者乎夫吾旣退而  
心非之矣它日以所教於人者教人可乎蓋教官卑  
而祿薄俯仰不贍鮮有弗陷于是矧鬱鬱衰邁之士  
竊升斗以苟朝夕彼始雖心非其人而終不自持者  
豈少哉嚴君世臣少好學負大志累試有司弗偶年  
諭四十始取賓貢拜大名府教官以歸君曩在諸生  
列端方雅飭見禮於其師師有弗義輒從而爭之人  
謂君它日必爲良師茲行也其不以教於人者教人  
必矣其終能自持也較然矣予旣重君之爲人又喜  
大名得良師作送行序

贈王弘化序

弘化湖西人侍其父地官大夫北學于京師去歲則  
從其外舅康大夫館于汴館禮旣成將復學于京師  
暇日因谷生者來顧余曰願以言請余席未暖且北  
行况未同而難言辭謝不敢受弘化五顧余而意益  
堅以書諷谷生者至再至四夫弘化之好予言亦至  
矣弘化少歲有俊才出而壯觀往來燕趙梁宋間車  
馬僕從光耀氣焰意者恐人不不肯言而屬予言之  
歟夫當是時誰不願因言托交于弘化因弘化托交



于其父其舅弘化第未始有請耳庸有請而不言者乎顧獨懇懇于未同而難言者予固謂弘化將求益於是行也弘化陶成父舅師友之賢覽都會文物之盛所以修于身見于世者宜無不備而復求益焉何歟余不幸學古未成反戾于今質劣以阻合踈散以招謗方恐懼退畏以求自新雖有一得弘化能相信不歟予故因谷生致意曰願弘化行其所學求合于古而不必拘拘於今是行也請于其舅其父再請于其師以予言爲何如也

送左載道序

君子之仕也非爲人也人之望於君子非欲已悅也

然舍是二者則難乎免於今之世令卑而近民者也卑則易凌近民則難稱易生忽難生畏夫苟忽之矣雖無心於已悅而稍不如意則怒苟畏之矣雖無心於爲人而稍不如人意則沮斯二者勢也及其弊入境觀逆入邑觀趨去則觀所將苟無一失于是稱之曰良令良令匪徒稱之又從而薦之爲之令者惴惴焉亦惟恐失諸是以爲之辱故凡可以悅人者無不爲矣如是而謂令不古若尚安咎哉昔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入其邑曰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吾儕誦法孔子者所望諸人與所自爲乃若此無惑乎令之不古若也左君



載道舉進士拜末年令人亦不之悅銓司聞之曰不  
爲人者必能爲其民盍再試焉於是改太康令三年  
邑果大治上其績於銓司銓司喜曰吾聞若令一而  
民聽所謂敬以信者邪又聞若務大體靡所苛察然  
自其治邑境內無冤訟所謂寬以斷者邪設有未至  
亦吾夫子之徒也大嘉異考上上嗚呼世有特立之  
行苟無深知而能免焉者寡矣君子而好古者觀於  
載道亦可以自慶也夫

章園餞會詩引

章園之會賓一人升之主三人元瑞庭實其一予也  
園主一人千戶倫是也亭設四几上三下一升之居

中予以齒居左皆專几元瑞庭實則共几而坐元瑞  
居庭實左下坐而北向者園主也時升之報政將歸  
贈留之言皆不可少予誦杜甫千章夏木清之句爲  
五闔令侍子拈送焉予即得千字右旋而成句人人  
大賞異蓋數之適然如此升之旣得闔義難輒避乃  
以次書之云曩予會升之河西關有傾蓋之雅是時  
升之書學歐陽詢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爲唐也今  
其書若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爲六朝也說者謂文  
氣與世運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謂六  
書之法至晉遂亡而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  
全句甚多梁武帝謂逸少書如龍躍虎卧歷代寶之



求以爲訓此又何說也今百年化成人士咸於六朝  
之文是習是尚其在南都爲尤盛予所知者顧華玉  
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習而尚之固宜庭  
實齊人也亦不免何也大抵六朝之調悽宛故其弊  
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  
下維擇擇而取之存諸人者也夫泝流而上不能不  
犯險者勢使然也茲欲游藝於騷雅籀頡之間其不  
能越是以往明矣予好文而未能竊以所嘗自規者  
爲升之告試質諸華玉以爲何如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五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六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一首

壽兄序

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封監察御史王公壽序

南園翁九十壽序

汪子年六十鮑鄭二生繪圖壽之序

陳公六十壽序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鮑母八十壽序

柏溪君哀序

余公挽歌詩序

周處士挽詩序

序一十一首



壽兄序

正德庚辰之歲李有長公者年六十矣十二月十日  
其生辰也傳曰六十始壽於是都指揮同知霖僉事  
臣左長史春右長使崑訓導澤通判環司務彬儀賓  
正八人者為長公者壽登厥堂致詞而稱觴焉蔡子  
曰德基業昌而色而康申錫無疆輩子曰智圓義方  
肯構肯堂於祖有光王子曰夫鴻婦光借老孔臧子  
孫行行郭子曰子如鶩翔孫如玉躋儼雅柔良趙子  
曰巍榭曲房純衣穀裳無背無殃李子曰甫田穰穰  
有積有倉有牛有羊黃子曰和親睦鄉族衍宗強縣  
陔苞桑全子曰櫛祠蒸嘗以孝以享威儀矜莊於是

長公者前徧觴客謝而其弟曰夢陽者亦前徧觴客  
謝申詞焉曰竊聞之好謙惡盈者天之道也既滿知  
懼者人之要也故視履考祥者終始之蹈也生而全  
歸者子與之孝也是故君子聚之而必散以廣仁也  
負貸無必取以拓義也內交不狎外交不滯以存禮  
也豫患而前危憂深而慮遠以踐智也吾門一事之  
嘉也兄必涕泣而曰斯匪和之能實台祖與父之積  
即一弗之嘉兄曰斯匪伊之咎實和之弗德人或弗  
循也兄必訓之訓之而猶弗循也曰和弗忍弗之訓  
也人有急兄赴之赴之而弗及曰和弗忍弗之赴也  
故懦者懷其惠強者畏其義踈者慕其禮淺者服其



智此所以既富而人不恃布衣而有官位之尊垂老而橫逆靡加諸身也斯長公之行也

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人有言曰富壽康寧然論者必歸諸三王之世非謂其太和風熙無愁苦夭折之民耶雖然八十者於其時亦罕矣故其制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十曰耄此非謂其筋力智慮衰耶是故有罪不刑食則常珍于朝則杖夫使八十者誠易得也古之人豈宜優禮若此哉然此亦謂其耄者耳非夫婦偕也假如八十而夫婦偕又弗耄也若今長安姜翁者古之人又若何而優禮焉嗚呼亦罕矣余讀載記上下數

千年間夫婦齊德而隱者吾獲三人焉冀缺梁鴻龐公是已然三人者史皆不著其年設其年與姜翁比然未必皆弗耄也即弗耄矣未必與其婦偕也嗚呼若姜翁者不誠罕耶不誠罕耶且壽者氣昌而娛樂者之爲也今天下民窮而斂急輸不息肩微弗停催亦甚矣姜翁顧奚所娛于心而使其氣昌也余竊嘗觀翁夫婦矣並生于宣德初年是太和風熙之際也一宜壽齊德而隱一宜壽所謂裁者培之也其子判名郡振勵不辱其身養志率訓珍綺備矣三宜壽夫三者一係之天二係之人是氣之機而娛之要也故曰得機者昌知要者康夫若是乃其壽焉得而不偕



也又安所得老矣余往年道秦晉之境見山谷田野  
間多龐眉皓髮之民乃其年故不亞姜翁然徵輸比  
急愁嘆貧病相與轉而之溝壑者殆半矣幸而存矣  
氣昌而娛樂者幾焉於乎亦罕矣予於姜翁夫婦有  
深慕焉有深敬焉又有深感焉作斯序

封監察御史王公壽序

燕人王公就子養於河臺夫婦齊年而耄八月二日  
公生之辰也壽公者冠履闔門而入客目之而嘆曰  
昌哉入見公癯而強也見公配李堅而貞和而神清  
出而曰康哉既又見其子憲君之權其親也則曰養  
哉以告李子李子曰昌生之積康根於娛娛由養生

養由心作四者始天而終人者也故仁人修身以成  
其天孝子法天以求其親夫金石負質松柏耀材麟  
鳳彰德質之言氣也材之言植也彰之言時也故小  
大形之者氣之庸也完體俟用者植之功也務實生  
名者時之通也故耀非其時則有必養而無必昌植  
非其成則有必積而無必娛結非其氣則有必娛而  
無必求故壽者始天而終人者也容曰吁俞哉王公  
孝敬勤家聚而能分年彌罔渝厥配相之貞淑明惠  
德流嗣人非積者歟憲君慎官約身若志養體居處  
順適耳目以和非由諸心者歟非心奚娛非積奚昌  
昌以其時娛以其植氣之末也斯其徵矣竊聞之引



而無絕之謂永湛而樂之之謂娛安平綿吉之謂昌  
王公自茲期頤爲籙鏗爲大椿有乎李子曰有哉孔  
子之言仁也曰仁者樂山詩之言孝也曰孝子不匱  
求錫爾類夫山也又求爾類矣壽尚有旣乎雖然降  
爾遐福者天之命也修身俟之者人之正也故仁人  
事天孝子愛日言盡乎已焉爾公前以子封監察御  
史而厥配李封孺人厥孫男子七人吁備矣

南園翁九十壽序

南園翁者京兆人也今年九十矣耳聰目明體履矯  
健喜飲酒然多而不亂與人奕竟日人以是疑翁而  
私相謂曰夫酒血虛則罔勝中熱者必病夫奕心機

也卽壯者奕鮮竟日也於是私相論翁一人曰翁之  
壽自爲之也一曰養之備一曰主於積一曰生有之  
爾言自爲之者曰夫膏煎則涸燭風則淚故氣耗則  
損精搖則竭形勞則憊神役則折言養之備者曰翁  
之子嘗巨邑矣復有二孫接步於巍科夫外足者內  
娛心歉者體顛耳目旣和權洽隨之矣故志廣者適  
氣舒者求旨甘日陳諸前紛擾弗嬰於中卽弗壽期  
壽斯臻歟主於積者則曰竊聞之積水成澤積善成  
福翁教行於家化及鄉閭義形於斷仁闡諸施四者  
昌之道也烏平不壽言生有之者則曰均介龜壽均  
羽鶴壽化工非私於松竹其於寒也獨榮斯無他定



之秉者人莫之增也若歸諸爲則顏回豈天札之行  
咎諸養則榮啓期九十帶索被裘行歌斯亦窘矣主  
於積乃跖則以壽終故金石負堅錢鏗引年所謂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者也二孫之過大梁也以其言告  
李木李木曰言生者拘諸氣者也積者修諸志者也  
養者兼乎外者也爲者專乎內者也吾請諸叔父其  
叔父曰上古之民蚩蚩故其民上壽上壽百二十歲  
中古之民皞皞故其民中壽中壽耄耄季世之民勞  
故其壽耆而老者寡矣蚩蚩之民不知不識順帝之  
則者也於是擊壤而歌曰帝力何有於我帝之世也  
皞皞之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者也於是鼓腹而游  
出作而入休王之世也嗟爾木汝以是足以上古

汝見翁乎蚩蚩者乎皞皞者乎

汪子年六十鮑鄭二生繪圖壽之序

汪子者歛人也而商于汴嘉靖元年生年六十矣九  
月九日其生辰也於是其邑人同商者鮑氏鄭氏繪  
圖壽焉一鶴立巉岨之上張兩翼宛頸下鳴警日也  
日躍海而升厥焰赫霞龍赤上則青松茁焉下則白  
濤沸焉雲氣旁流清颺澀焉懸蘿翳焉乃有紫草之  
英瓊華之蕤媚礪砢而妍嶮崎於是李子聞之曰壽  
哉汪子圖獲之矣夫鶴昂藏弗羣者也非芳潔不啄  
非清冷不飲志在霄漢一舉千里斯天下之禽也然



又千齡而丹萬齡而玄上仙之所親幸神明之所賓  
友造化者之所綏也是故壽者取焉非但長視亦以  
高潔隱處之倫也夫汪子者隱之市而處乎商者也  
出游者四十年無卑行焉乃今六十無汚名焉固鶴  
之倫也二生圖之以爲之壽不謂之獲哉故曰壽哉  
汪子昔者詩人之禱君也曰如日之升焉如岡如陵  
焉如松柏之茂焉而斯圖也三者具之獲詩之義矣  
夫君臣朋友殊分而同情者也故愛之咸欲其久久  
莫如岡陵次莫如松柏其大者莫如始日圖而禱之  
愛不啻鶴矣圖之情猶詩之情也故曰獲詩之義義  
發于愛仁之緒也仁不徒加義不苟受孟子曰愛人

者人恒愛之是也夫汪子者其仁人也矣汪名昂字  
懋昂號松崖子鮑名弼字以忠號梅山子鄭名作字  
宜述號方山子

陳公六十壽序

陳公者鄆人也年六十矣神意和朗步履髮髯李子  
聞之曰異哉陳子斯謂自壽歟黃子曰何也李子曰  
古之壽以上後之壽以已曰壽天筭也有人已乎李  
子曰吁有哉古者教民胎有訓生有將幼有習長有  
產其衰也則優之以禮崇之以逸於是尊齒之經  
國養之文有杖鄉朝之制有給肉帛之令有就見之  
體珍從之儀是故民至老無疾癘夭札之災生鮮窘



空同集卷五十九  
憂而終之安然上之人猶懼遺也則又鼓南薰之音  
吹陰崖之律俾躋之一是故民鮮弗壽也故曰古之  
壽以上後世畔鑿作息弗時民始自力以求諸全於  
是以勤集用以儉省費以退消事以靜抑慾以適導  
性以愛親物以恕容衆求全焉以自其年而賢者藏  
也則恬丘壑甘農桑于于煦煦罔口世務而或未忘  
也則誨其子孫出俾與時翱翔曰猶吾出焉耳如此  
亦恒安而寡災故曰後之壽以已黃子聞之驟然而  
笑曰有哉夫陳公者七善具者也賢而藏夫身爲封  
君彰矣乃猶野服於林石斯人者真所謂力全者邪  
李子曰我 明興也準古而酌今厥典備矣是故國  
無不養之老鄉無非齒之民肉帛之 詔屢下而問  
卹之令恒申也陳公者亦謂三代之民非邪黃子曰  
某聞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譬諸黃茂種美而地  
肥不有水旱之厄風雨之災乎故力全者人長養者  
時成之者天故曰壽天筭也陳公兼之真三代之民  
邪公號其居曰坦窩遂自稱坦窩道人子某以名進  
士官至山東叅議其壽之辰也爲正德己卯八月一  
日會叅議君歸稱觴於家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黃太夫人者尚書黃公之夫人也初尚書娶于孫生  
三子楫霖彬 封宜人矣無何卒而繼娶于魯生二



子杞桓 封淑人矣無何尚書卒桓之官也例進其  
父母於是魯淑人進太夫人 封是時年八十矣諸  
郎在者彬與桓耳彬工部司務免居太梁桓南京光  
祿寺署正也奉太夫人於南邸工部之居太梁也立  
香几于庭日夙興几拜北向拜者四祝萬歲者三南  
向拜者四祝萬壽者三客問工部南向拜祝者何工  
部輒泣已揮淚曰吾母就弟桓於南邸已而又曰彬  
四歲而亡母幸魯夫人育之成成彬猶成桓也又曰  
桓今尚無子彬有今郎也魯夫人聞之日寄音思見  
之無異桓子也客問夫人耄而祺者何工部曰母惠  
而靜儉而敬問四懿者何工部曰得之性而規諸行  
者也先尚書嘗謂母曰人附於惠神凝於靜家裕於  
儉德聚於敬是故母遵服之老而無懈節而有儀守  
一弗撓恕而罔私故旣耄而祺天降之禧李子曰予  
於太夫人之壽而知天人之道也得諸詩三焉三者  
何也尚書公力德而貞業矩內而標外行于其室四  
懿是成非刑于寡妻歟二子勇修克念異胞同心厥  
胤晚挺非求錫爾類歟嘉號載臨冠帔進榮非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歟客曰予得之易視履考祥其旋元  
吉工部曰予得之書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是故  
予夙興几拜北向拜者四南向拜者四

鮑母八十壽序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鮑毋劉年八十其子曰  
崇相者汴商也先期馳歸謁李子請言焉李子曰予  
有天下之珍四畀汝歸而壽焉可乎崇相默無以應  
也心忖曰珍者言邪古之器邪今之寶邪既曰四非  
言矣徐請焉李子曰予之四珍崑崙之桃扶桑之蘭  
丹山之雛翰海之鯤也是四者足以壽乎崇相聞之  
默無以應也良久曰竊聞之有其理而無其事君子  
據理以訓來有其事而無其言君子即事以宣往夫  
殊陬異域有目所未睹人迹未之及如崑崙扶桑丹  
山翰海之倫固寓託之微而荒唐之云也夫鳳之雛  
有矣如甕之繭天池之鯤王母之桃果有之邪今子

謂之珍又以之吾毋壽邪崇相惑焉是以默無以應  
也李子曰鮑商知道哉夫自世之狃于夸也于是務  
文而擯實自人之習于僞也于是內略而外詳是故  
事其父若毋名號冠帔以爲榮而辱其身者或弗之  
慚拜跽奔走以爲敬而憂其親者則莫之恤牲醴糗  
黍以爲養而違其志者不之顧也故壽其父若毋繪  
西池之圖撰南山之頌誇東海之籌侈北斗之杓惟  
恠是述而不復計事與理之有無今汝不予言之珎  
而訓來宣往者之惑不謂之知道何哉崇相曰僕世  
商也自我先公輩有修而弗耀雖無所爲榮者然身  
弗敢辱也雖無所爲敬者然弗敢貽親之憂也雖無



所爲養者然志弗敢違也是故吾爲母壽弗敢迷恠以速君子之譏而先生之言請焉李子曰夫予非知道者何言以塞汝哉雖然嘗聞君子之緒論矣居而養者以志壽離而養者以心壽心壽者使親之心常樂離猶不離者也志壽者使親之志不違居而安之者也汝商也有離焉以心壽可也心壽則樂樂則無憂無憂則無辱其敬親莫大于是崇相乃于是再拜曰天下之珍四不如天下之珍一是故人有真珍焉心之謂哉有真樂焉壽親之謂哉

柏溪君哀序

柏溪君亡也哀于戚及其踈起之邇動乎遠蓋鮮不

愴焉悲也鮮不啣焉吟咨咨而音使人聞之鼻鮮不洩者鮮不泣然而淚也斯哀之至也李子曰哀有誠僞戚踈辨之賢愚之等邇遠見之何則哀者戚之之要情也舍是惟賢則哀之哀賢雖踈遠可也夫天下未有無從之涕也恩離愛析頓踴漣沍如求如失強寬弗解泣至不期此天下之必情也何也戚之也小人之於哀也或飾詐以成勢則有抱嬰而泣者莽是也或諂往以希利則有拜墓而哭者韜是也或破疑以濟謀則有沾衣而別者嶠是也斯所謂無從之涕也有爲而哀者也故曰哀有誠僞戚踈辨之是也夫柏溪君東川之布衣也生無可借之勢歿無可希之



利假之不足以濟謀其亡也戚者哀之疏者哀之邇者哀之遠者哀之斯何也天下有必賢者也賢之則慕慕之則思思之不見則悲悲之則吟吟之則音音之則詩故聞而冀見之者景行者也知而重違之者存敬者也過墟里而歛歛者不必戚經祠墓而淚流者百世而同臆也如林宗孺子之儔是也斯哀賢之至也夫求死於藥而飛於爐者以真之必反也鑰亂金者也闇者金之明者鑰之以偽之難掩也故非賢而哀非戚而哀皆飾之誥之謀之之類也故曰得戚者情得疏者義得邇者狹得遠者廣疏戚迹遠之間而人之賢否決矣柏溪君有子曰講舉進士過太

言其父之所以哀而蓬溪譚子復語予柏溪君行予文成亦爲之歛歛久之

余公挽歌詩序

余公爲河南按察司副使三月亡何遽卒其友人李子哭之見其挽者歌之一歌之百和之乃喟然而嗟也曰予觀詩書六藝之文至於論天道備矣其最明著伊尹曰作善降之百祥夫然後孤行特出之士恒恃此而不懼不平也則呼曰天乎天乎故寧隱忍軼軻終不肯降志辱已苟與世推移亦冀求伸於將來乃今不然善不必壽惡不必夭作忠者懼憂造僞者顯遂視被蒼蒼方夢夢黤黤耳則所謂天者安在哉



是以比干剝死屈原見放顏回短折孔子孟隱約撫迹  
遭事使人憤惋悲歌長嘆涕下不能自己故曰長歌  
之哀甚于痛哭今觀余公乃亦若此之倫矣周公之  
言曰視履考祥又其詩曰求福不回夫余公自爲邑  
令爲臺諫暨今爲按察副其履具載傳志其回與否  
至彰彰可考也往予在朝蓋親見余公行事審諤  
貞諒是古賢之流也乃今弗究也又弗壽也祥與福  
固如是乎彼所爲天者安在歟如是雖欲使人不憤  
惋悲歌長嘆涕下不可得矣故歌者導鬱者也詩者  
敷志者也挽者宣悼者也今諸爲余公作者誠不出  
于鬱悼則已使誠出于鬱悼則所以傷其志者必有  
甚于痛哭者矣或曰顏天蹠壽以變言耳彼信能與  
世推移取富厚顯貴多金玉貨財安知其後之不喪  
也余君即弗究弗壽然天下皆知余公之賢也又安  
知其非子孫之利也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亦謂  
是耳李子曰誠若是則諸爲余公哀者亦可以少紓  
焉矣

周處士挽詩序

人之情有七其感人莫如哀哀亦有七然莫如義而  
哀與夫耳目聞見而哀吾於彼苟交且親聞其災則  
痛閱其逝則感違其從則怨口吟之則嘆鼻觸之則  
酸者固也彼非吾交且親吾徒以見以聞以義者從



而哀之毀於中而發於面作於聲氣布爲歌詩斯非  
易能亦明矣龐公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之下聞其  
履行見其山川墓廬欷歔瞻戀若失友昆非有大不  
得已必祠弔而後去是孰使之然邪宜與周景暉孝  
弟耕稼罔求聞于世鄉人化焉予不幸不獲與君識  
竊知其爲學二子無疑也君年七十而卒卒之日其  
交若親旣無所不用其哀矣已而見之者哀焉聞之  
者哀焉義之者哀焉君何以得此邪哀不必同發而  
爲歌詩則同此無他天下無二情也君嗣某以國子  
生謁選銓部自狀父行持哀歌詩一卷因刑部杭君  
來請予序予固未與君識受而不辭者義而哀之與  
人同也夫子旣以前說應之矣復語之曰子歸屢墓  
幸高其封樹百世之下安知不有祠弔而至者乎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六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七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傳六首 行實一首

邵道人傳 太白山人傳

張光世傳 鮑允亨傳

六烈女傳 尚書黃公傳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傳六首

邵道人傳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率知其異



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  
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色授  
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  
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噓即可活道人則目  
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  
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  
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  
自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  
人取其布尺裏衲裏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  
道人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  
椀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

更爲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  
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  
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頷然之弟子前  
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諸案  
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冰則聞道人齒間澆  
澆聲填之肩躄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  
父同時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道曰此崇  
也若往聘于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  
縊死此其崇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柰何道人曰  
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  
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



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  
几三魯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  
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夜半霹靂  
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懾伏  
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贊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  
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  
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于墨者非邪

### 太白山人傳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  
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  
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

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  
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荅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  
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  
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憇日觀  
觀日出焉竒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  
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  
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  
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  
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  
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佩  
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



熊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  
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  
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  
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  
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  
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  
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忿  
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  
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咲每自許于世  
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故因說之  
居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  
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  
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寬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崐暨  
山人結社游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  
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  
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  
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詩寄  
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 張光世傳

張光世者洵陽人也名鳳翔字光世號攸陵子生而  
異質殊才目羞日短視然暗處則反明燈月之下猶  
晝也故其書窓晝必遮障而後親也字左手橫書之



興到筆飛瞬息滿帙李夢陽舉之鄉也蓋與光世同榜云先是西涯公遺提學石淙公書曰今年榜張潛冠乎石淙公荅之曰設無李張二生者潛不後矣及見試錄名第西涯公嘆且服曰遂老知人遂老知人是時光世角尚壯業已夢寐屈家追步班馬小視褒雄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竒字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既至京師王公大人翰卿吟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虛也於是聲名出李上然光世不以自居未始不兄事李而讓其精也及舉進士李與同部見其面黃憂焉居無幾睛亦黃察其身又黃問曰光世不病疽乎光世乃於是告

休沐卧西山巖崦中李忖其非計遺之詩有曰石髓遇不識黃精春始花洞中日月秘強食勝丹砂光世于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三十歲耳子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先是人以二子擬光世不識乎歿之日毋七十餘歲子七歲一妻一妾相號於旅邸聞之無不心酸淚下者蓋傷張子才而不求又老者孤者孀者貧無歸也李於是作哀鳳之操鳳之來兮爾胡爲兮牛有阜兮雞有棲鳳兮鳳兮今何歸傷哉命兮我心悲是時李夢陽與曹縣王崇文亦部寮實經紀其喪事既以之歸葬洵陽夢陽復上書 孝宗皇帝言鳳翔抱才未究居官清苦困病客死棺斂路費咸資



友朋幸獲反葬禮遵首丘然老母孤兒幼妻不免凍餒溝壑伏奠聖慈追繹鳳翔前備廢員六年不無犬馬微勞體古之敵帷敵蓋之義查近時李崙孔琦之例勅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其母妻之身奏下吏部准行至正德末有人自洵陽來言光世母謝世有司月米住支而河南巡撫李公以前奏轉行陝西巡撫官言月米必終其妻於例乃合不知今何如行也嘉靖五年馬考功輯其遺文七卷屬胡蘇州板之行然散佚者不少矣於乎嗇其年復忌其文哉初光世歿李掇其手橐十餘帙未幾李罷官而人吏又無能識其橐中竒古字者會孫平泉過索之去曰吾必卒

其事然竟無聞也論曰大化流行誰乎測哉相如病於金馬長吉死於玉樓居實摧於秋風胡畀之良胡奪之永是以豪夫志士惑焉仰天而問履霜而悲凌雲託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蓋憤餒弄之叵測而痛英雄之難遭也夫張子者固僻邑之產而寒素之倫也總角之年非有鷄窓之授螢囊之聚者也一旦起而談玄虛振藻麗漸鴻之達空驥之群斯直學之至之哉亦天之所以畀之也乃今若斯焉已大化果測乎吁傷哉然張蓋亦嘗夢幢軒冉冉自天下廣樂導之若迎已者病之革也起端坐索紙筆掃詩一十八章言意湯渙弗次漸昏漸竭末詩有一章三句者一



章二句一句者投筆而氣絕矣今集中錄其全者一十四首

鮑允亨傳

鮑允亨者歙人商也與其弟乘米舟自湖陰之繁陽有三人者來附舟曰吾尊人也舟人疑之不許允亨曰汝以渠赤身疑邪然渠尊人也許之行至鰲磯舟回旋不得進於是允亨亦疑三人者亟舟岝遣之去而是夜盜果來執允亨兄弟縛之將並殺之曰汝識我乎允亨側窺之則附舟者也刃及血出矣允亨大呼曰吾母老即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我殺無殺我兄賊猶豫不自決會大風起雷雨暴至江洶洶

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謂允亨曰汝稻紙灰傳血處可痊也君子曰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今觀鮑允亨事則急詐術而後仁義者不可省乎而或者則謂風雷之會爲偶然斯亦甚可嗤也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不足以入賊則江革趙孝之倫虛邪然予聞鮑氏先有值賊父子爭死賊兩釋之者若允亨者亦其餘烈否邪

六烈女傳

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泫然而涕出劉生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蓋傷爲臣不終云於



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實丁焉當是時人士大都以賅行問之曰救死尔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生亦大矣彼粉黛笄禕之人乃顧若是烈邪自死瑾無謂之說興於是賅者公言於朝羣議於巷偶語於途以逮至則問金多少爲罪重輕於是天下吏曰考掠桎梏之咸金逋也下斂而上聚公簿而顯輸曰姑救死尔夫爲臣宜若是否邪設靡賅瑾能盡死之邪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笄禕之人乃顧若是烈邪予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剔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

沐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号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瑄葬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爲正德甲戌瑄有姪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二年而岐穀丫瓜產之墓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穀丫瓜觀之不其信邪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



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者夏末昌妻也嫁三月而末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主前焚香竊祝曰末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末邪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媿婦有决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飢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中二幅接縊於梁上年二十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

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經死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誦而夜殺其隣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爲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銳夫婦二十年矣彼旣爲孝子我獨不得爲節婦邪竟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邪李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詫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女事觀之然邪否邪夫鉅鑊之嚇盈諸耳甘綺之誘



戰于中人鬼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  
求亡如飴道間伺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  
也斯其志可奪邪不可奪邪夫粉黛笄禕之人至微  
也窮閭敝闔顛顛下賤之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  
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  
冠裳鳴珮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乃徃徃狼貪而  
狗生患難之至不化蘅爲蕭則豕突鼠窟矣於乎極  
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斯  
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業爲六  
女立廟郭西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  
凶而嘉於烈陳女甘心未家槁骸竟雙並蒂則瓜岐  
穗離離載嘉者亦五女繼興奮義執情隕軀捨生展  
哉令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  
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卽跡揆心持  
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熊掌取譬吾今是恥尔  
忠尔孝敢告君子

尚書黃公傳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  
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  
黃公初 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  
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黃氏乃  
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



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寒尚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叅議叅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感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杲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寮事之卽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猾也善懼顯貴人嘗奪民蘆

場顯貴人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叅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齊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補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堊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爲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



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  
綬走爲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者哨  
衆鈔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于煩苛宜少寬養而闔  
官以方貢橫歛公抗不從闔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  
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  
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  
巨萬又計錮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  
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逐奸眠食共之  
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  
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  
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

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綬之命首勅  
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  
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  
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整邊節候望邊政爲新公見  
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  
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毀庵  
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大懽悅無不願  
爲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旣  
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 旨改掌憲院天下  
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艱直  
嗟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



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奏議及政蹟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參同契號精一道人瞻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悞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略似馬周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積覈局體一變成化閭忠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

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燄滿盛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旣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爲左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邪斯爲政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奏草自泯其嘉美視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邪江淞食鹽錢鈔民苦包



攬掇勒呻吟公爲尚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中鏞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魯衛鎮撫宣姊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部司務桓光祿司署正公卒之日 皇帝驚悼遣祭勅有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

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百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墻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徇其子幹前救君中鎗也然猶力戰竟墮崖死賊兵先舁其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屍賊裊裹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卽檄君勦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軍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鷄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



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斬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謀者言賊飢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它兵實觀望未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平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歟君弘治六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正德改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死夫逆豎之亂災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乃今死以此君爲主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人藥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

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曰我刑殺大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于兵者也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天命故京房郭璞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金州學生娶黃氏純娶馬氏幹死干孝者也娶劉氏春聘高氏二女長適劉槩舉人次適李贍州學生君父諱正大同府知府正父貴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安陸州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七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八

文 雜文一十八首

北郡李夢陽撰

賈隱 有序

訓敦 有序

原火

原壽

賈論

作志通論

蛤雀論

敘松山小隱

說農贈薇山子

敘九日宴集

贈蔡氏

題史痴江山雪圖後

題三王詞翰後

題明遠樓詩後

題琴竹詩後

毛監察登樓詩跋



題東庄餞詩後

朝正倡和詩跋

雜文一十八首

賈隱有序

松嵒子遊江湖間老矣一日買舟將大歸人疑之曰渠賈人也松嵒子乎松嵒子聞之曰謂我賈者賈謂我松嵒子者松嵒子或以其言告李子李子曰是隱而賈者也於是作賈隱

天下之隱二上隱隱心次隱隱跡心隱跡彰無損於真跡隱心彰人斯細矣然君子恥之衆人譽焉茲何也夫石一也玉其表則觀者改目置金瓦礫視之弗諦鮮不棄者大抵顯飾易欺而深情難察也夫策肥

乘堅之士難語茹芝飲泉之事紛華聲利之夫豈探幽玄岑寂之娛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且夫松之爲物也盤石則茂飲雪則貞得泉則噉遇風則吟噉如玉金吟如瑟瑟其在嵒也據礪礪跨岑嶰翳縣蔦挂驚猿限重壑韜層巔逃羣之所耽悅冥心之所扳援乃松嵒子奚取於斯而以自名且以徵也不幾於特異而求同哉夫人者賈也絲竹靡輟於耳綺麗恒接之目口厭厭腴躬華其服入有彈碁灑翰之侶出有飛纓聳蓋之屬胡取之松奚有於嵒而以之名徵諸將來郁郢子聞之曰若是是室伯夷之室而後成仲子之廡也竊聞之居動而執靜者之謂定履置而用



寂者之謂堅涉邇而探遐者之謂明混雜而守一者  
之謂貞在羣而立獨者之謂高處汙而弗玷者之謂  
潔故上士朝隱大仙市藏要之心獲匪跡是關故金  
馬石渠之貴弗能損歲星竊掩之精紫塵黃埃之穢  
無以戕藥肆縣壺之靈而人者必茹松之毛蔭其芘  
覆殮其膏液又躡其危嶮披荆蒺藿蒙茸然後爲松  
嶷子哉

訓敦有序

訓敦者何患時之偷也宗不立則祠不嚴祠不  
嚴則族不合族不合則親離親離則禮亡禮亡  
則義蔑禮義亡蔑則肉骨視爲途人嗚呼時之

偷極矣不可患哉夫反偷莫大於敦俗敦俗莫  
急於建標標不建則教不著教不著則訓不行  
訓不行則敦不反然高氏其人也遷其鄉則姓  
之廟而宗之無離親焉祭而聚弔而聚慶而聚  
愈繁而愈一愈遠而愈密無散族焉年歷四百  
代更數姓猶一日也非敦之至邪以是爲訓教  
不著乎即偷何患矣于是作訓敦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族始者患其渙也於  
是類焉易曰類族辯物患其乖也於是睦焉書曰九  
族既睦患其爭也於是有大小宗之禮患其忘也於  
是有大宗之廟又患其弗率於是有九兩之法世系



之官李子曰予歷周秦燕趙晉衛諸墟詢故采實未嘗不流涕而悲也曰嗟乎教之衰至此哉族之散禍之邪有庶見素冠者矣有范冠而蟬綏者矣父子兄弟亦若是偷邪齊民不足言乃衣冠之胄身之外亦途人邪問其世則無宗覈其文則無譜究其居則無廟叩其族則忻戚不相聞嗚呼先王之所以教者何乃今若斯邪教之類乃今渙焉教之睦乃今乖焉教之宗乃今不廟斯法與官之者缺邪時與勢殊邪人狃于俗然邪及涉淮漢覽風大江之南東見其故國遺俗有百年著土之民已而又聞高奧高氏之宗之族也則又嘆曰嗟乎予觀高氏而知三才之因也大

尉瓊五傳而高奧興高奧再傳而宗立廟嚴又數傳而聞人生至南屏公大顯于位庸李子曰得時者亨得勢者長得人者昌中原亂則海隅罔兵是謂得時山水環則風氣結是謂得勢禮義行則乖離弗生是謂得人得時者天得勢者地得人者德高氏具焉三才備矣建標而訓以之教國可以敦國以教天下可敦天下夫合抱之木蔭廣畝者其本深也得其地人以永之天必篤之矣所謂栽者培之也若高氏者雖百千世可也人苟則之同百千世可也斯訓敦之義也

原火



江西火省焚或曰火弛歟或曰火僭或曰以侈或曰  
亢也燥燠之沴會他郡若邑亦火以問李子李子曰  
火省無省也夫署以官立官以體正體正則德敷德  
敷則才闡才以令布五者所以植邦而定亂也定則  
民安民安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和氣應而災害  
弗作是故當令不行是曰慢期用才遲乏是曰涼力  
執持靡堅屈軛游至雖德曷行矣德沮者侮至侮則  
弗威孫敵授柄關鑰外宿豺虎入室體胡有焉體虧  
則官具官具則署不立數者政之大蠹而天所棄也  
天之所棄災害必臻然無專沴感斯應矣會亢斯焚  
故曰火省者無省也亦言天棄之也夫刑賞異行勸

戒同情思咎損盈天之道也不棄曷存不無誰有熒  
惑退舍厥微著矣是故論情採偏式法摧奸不貳不  
撓令之上也剛柔雜措䟽通敏果明毅濟之才之良  
也廉平豈弟罔縱惟允德之程也不疑不懼勢不敢  
凌邪不可棄體之經也以是而官中外清肅吏役嚴  
命身之所居鬼神守之所謂天助之釐也即有災害  
不害之矣此生於憂患者也若槩謂冥數泄泄以希  
幸亡且無日矣或曰若是則火郡若邑者亦謂之無  
郡若邑邪李子曰然矣火弛火僭火侈火亢又何也  
曰類從也予原火言其類省郡邑者也厥火詳見雜  
記



原壽

夫壽之品六何也生而壽者則其人筋骨堅磳束肉其氣則蓬如然好動鮮痰疾夫人寡嗜欲能調飲食亦壽亦有服氣導引之法夫無思無營混混冥冥合於無形神聚精凝此壽者則道家者流也道家者流壽則神秀然不閑世務閑世務于理道罔攸悖斯德壽者也故曰仁者壽然予觀蔡澤從唐舉相及許負相周亞夫等則壽又亦夭數故曰脩短之紀無弗命矣窮通壽夭鮮弗定矣而世顧以爲孔子稱仁者壽蓋言靜云遂以爲壽不可事事古人有言曰樞動不蛀今信無他嗜溺然日用之履可廢歟夫憂樂喜怒者情也即信無他嗜溺乃四者之情何殄矣堅制其情以悖道廢履其亦不知定命矣耳故人具者形也生者神也裁者德也戕者嗜也不可易者數也故制形者堅存神者求知德者昌縱欲者賊順數者安知斯五者斯知壽矣

賈論

語人曰賈之術惡人必以爲謬然不知賈深刻取羸羨深刻則心易殘取羸羨則戕物故非大姦巧不能踰等夷然賈亦不盡爾若爾常十七八亦其術使然也夫心神舍也深刻則耗神耗則昏眊而形不和形不和則不能修于身行此非術之罪哉今天下機利



莫大於鹽若貨鹽若貨散而之四方劇故鹽若貨賈  
尤富實易盡力而其人馴率能目語額瞬談智于尺  
寸之間而窺窬於分毫之際泰者則輒揆妓女彈鳴  
瑟卽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矣夫  
賈編戶之民也而一旦音樂妓女之奉肥甘綺麗車  
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則淫侈而易爲邪夫入  
深谷翳林而能得材者擇木者也處奢靡踰躡而能  
制心者擇行者也是以陶朱公居置千金而顯名天  
下傳于後世故不務仁義之行而徒以機利相高者  
非衛欲喜生之道也

作志通論

夫述者存往者也作者訓來者也存以此事訓以闡  
義事以史著義以經見二者殊塗歸則一焉然自皇  
帝王伯之世更丘墳謨誥不陳雅頌之音弗聞於世  
於是聖賢君子託述作以寓志故曰周東遷而春秋  
作宋南渡而綱目脩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  
之者嗚呼微哉然要有傷之焉夫志者史之流也分  
例祖諸禹貢屬事本之周禮褒貶竊春秋之筆風俗  
寓同一之制宮室取大壯之義詩繫觀風之意夫  
史者備辭蹟昭鑒戒存往詔來者也是以分例屬事  
善惡備列褒貶見之矣五方異性則風俗雜核宮室  
不自立例藝文但標其目彰善諱惡忠厚之道也故



稱志焉夫志者一郡一邑之書也史者天下者也小  
故詳大則槩然其義悉於經祖焉所謂殊塗同歸者  
也

### 蛤雀論

舟見舉蛤者形猶雀也茸茸餘毛焉李子曰蛤知其  
雀乎雀知其爲蛤乎蛤奚弗雀也且雀入水也雀知  
之乎水入雀水知雀乎雀未入水知非水乎入水知  
水乎易翔爲潛倏沕冥焉絕林遊淵剛柔異質性情  
遷焉靈同形殊穀食波食有喧無喧截喙殼涎寸肉  
內含臻臻延延飛沉漠焉烏鵲其友今魚鼈隣雀不  
知其蛤蛤不知其雀孰究厥端陰陽變化玄之又玄  
陰陽不自知知之誰乎闔闔修短委厥時爾故求固  
者雀乎雀者也

### 叙松山小隱

銅陵徐君墅松山之旁自稱曰松山小隱五山汪子  
者徐之姪也言于李子李子曰嗟徐君隱乎小乎然  
予聞之矣人也固斯人之徒也立弗遺世行罔離群  
居匪殊域乃稱曰隱又自小之斯殆寂乎囂者也夫  
囂者焚綸塵溷之名而隱之反也是故高人之于天  
下也惡囂之賊已也于是思超然以自脫恬而不焚  
靜而不綸潔而不溷清而不塵凡以保寂破囂焉爾  
而乃舉眼無可意之事開口鮮契心之友和通有軼



羈之擾孤亢多危疑之憂于是乎即山居焉以泉石  
猿鳥足以寂吾而絕囂也又撫松盤桓焉以厥毛可  
衣實可茹厥風瑟瑟可聽厥色冬青厥根苓食之壽  
是之謂隱然君子弗之取何也以行之非中也夫人  
有仁義中正之彞以成身也有耳目口鼻四肢之嗜  
以全生也有父母妻子君臣朋友之倫以振經也若  
一切山居而松游惟隱乎耽是絕物之行也夫寂囂  
不于其迹于其心者也故處禁而恬者真恬者也在  
綸而靜者實靜者也於溷而潔者能潔者也居塵而  
清者大清者也夫徐君者固有人道之倫仁義中正  
之彞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嗜度而不逾孤而無危

亢而無疑和而無擾通而靡隨是迹囂而心寂者稱  
之曰隱又自小之殆是之謂矣汪子曰嗟達人知言  
上士明心李之謂哉吾徐之爲人也處輶輻塵琴之  
區而有泉石猿鳥松風殮苓之高烟朋霞侶登吟坐  
嘯雖日有餘情而仁施義懷厚化敦俗見斯爲之矣  
故不山而山不松而松不隱而隱是曰小隱李子曰  
嗟予讀殖貨志矣以今徐君觀之而知遷之言過也  
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爲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  
言也則伯夷爲矯巢由爲僞開倉賑飢者爲沽名解  
衣救寒者爲飾譽以今徐君觀之然歟否歟予故曰  
讀殖貨志而知遷之言過也汪子曰惟誠動天徐君



五十無子後閣十年不字今乃字足以占其非利而  
為之矣

說農贈微山子

李子明農于大梁之墟有洞微先生者過觀焉李子  
無患而脩具先期而戒種相壤以導播驗粒以斥惡  
竭力以勤本警惰以集事守一以俟時節財以浚源  
蓄衍以防歉洞微子曰善哉子之農可以喻政今杞  
之政其人乎李子曰予鄙人也痴痴混混馬牛未耜  
間耳挹雲氣卧桑陰聆禽音焉耳奚政之諳也子證  
之杞洞微子曰杞之尹微山子者少而飭躬長而勵  
行敦禮嗜文保貞馳問藉之白茅射隼高墉非農之

脩具者乎其臨政也滌穢剔垢範才效良操綱展目  
程猷經謨非先期戒者乎大結則斫小結則析剋之  
用剛懷之用柔蒲鞭示辱桁楊威暴非相壤播者乎  
敗羣之羊必除梗類之草必鋤非驗粒以斥惡乎夙  
興夜寐無小弗親無隱弗究無瘼弗詢非竭力以勤  
本乎錄善獎能恕難矜愚日計歲期亡業者復游食  
者務非警惰以集事乎不違道而于譽不矯情以釣  
名不飾言以要進不捷徑以求速非守一以俟時乎  
政之行也則均衆寡定伸縮息喘止呻抑過埤損儲  
羨慎餘敝帷罔棄木屑是收非節財以浚源蓄衍以  
防歉乎李子曰予之農于墟也第知痴痴混混焉耳



不知杞之政似也洞微子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夫  
事萬而理一者也梓材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  
脩爲厥疆畝李子遇杞士于郊東傾蓋班荆而坐以  
洞微子之言質焉士曰予挾簡策誦先王人也杞尹  
則知之矣不知其政也李子曰請言其尹士曰劉之  
尹杞也吾見其官理民治教行政清焉耳而不知其  
具何也見其豫而立備而無患焉耳而不知其種戒  
也見其淑慝區彰瘴明焉耳而不知其相而播之也  
見其善人多而猾賊匿焉耳而不知其驗而斥之也  
見其繁剽而錯割壅決而焚解焉耳而不知其竭力  
勤之也見其荒蕪闢疆場飭焉耳而不知其警隋集

之也見其不矜已不凌物焉耳而不知其守一俟之  
也見其之不懼匱不憂焉耳而不知浚源防歉之有  
道也李子曰甚哉杞之政似農也洞微子得其內士  
得其外外者其巨也內者其細也細功也巨效也甚  
哉杞之政似農也薇山子之所行也例邑有異政三  
年則旌拔焉薇山子未三年獨旌拔焉他邑尹聞之  
賢也面以之赤下也吐舌警惕洞微子曰居家理故  
治可移之官子不求之身而欲達之官而欲異等拔  
乎李子曰粗者精之寓小者大之始近者遠之自以  
杞之政政于國國不治乎以杞之政政天下天下不  
平乎薇山子行矣予瘞痾混混農間日望子矣



敘九日宴集

嘉靖四年九月九日趙帥觴客于青蓮之宮懽焉于  
是空同子立韻賦詩焉衆和之哀然而珠聚爛然而  
錦彰主人賡焉鏗然而卒章賓主旣洽氛翳載廓霜  
清日晶臺殿下陰鈴塔警風林影颺瑟落葉乘之旣  
昏復白皎皎布地蓋不知月之在天也空同子覽于  
衆詩乃喟然而嘆曰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夫天下  
百慮而一致故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  
故心者所爲懽者也情者所爲言者也故科有文  
武位有崇卑時有鈍利運有通塞後先長少人之序  
也行藏顯晦天之畀也是故其爲言也直宛區憂樂  
殊同境而異途均感而各應之矣至其情則無不同  
也何也出諸心者一也故曰詩可以觀是集也趙帥  
張尹則彙征有期藍帥白帥王師則剝牀未釋王尹  
則不遠復者也黃子和子咸丘園之責左生和生則  
利賓于王者也故曰人不必同同于心斯之謂也

贈蔡氏

蔡子輟河閩之寄而守備乎江介其行也其友祖焉  
北海王子爲之賦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泚泚封丘  
黃子爲之賦北山曰簪力方剛經營四方歛鄭生爲  
之賦無衣曰王于興師修我戈矛李子曰竊聞之守  
者對攻之名備者先事而立之義也故兵非不攻也



不上攻也非不貴機也備者無患也書有之矣孔子亦曰凡事豫則立豫者固備之義而事之先者也蔡子者武蔭而文登者也度機審勢銷患於未形不在茲行乎天塹不江蔡子者塹乎於是爲之賦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題史痴江山雪圖後

雪之天黯灑凡雲色異獨雪同詩曰上天同雲是已雪之山巔不骨谿壑淺蹊徑迷雪甚則樵不入雪之水雲同天一有舟蓬白而人蓑笠之則水見矣雪屋簷直或明其窗柱然不見茅與瓦雪之驢下視凌競若臨窟蹈穴雪之人目曠而神斂眩眩然光奪之也

雪之木枯則白其上皮花葉雪則皸其心雪無風則勻勻斯畫矣即妙筆弗畫弗勻之雪何也勢使然也畫之勢貴粗盪近詳遠略情貴雅而包意貴減而宛氣貴豪而洵色貴凜而潤五者雪之良者也李子嘗論及畫事田生曰其惟史痴乎江山一圖近之矣是圖今落于吾家李子取而觀之曰微痴吾誰與言雪

題三玉詞翰後

夫禱而求之存乎愛闡而德之由乎敬傳而遠之繫乎言亡而生之本乎思求莫如仙瑤池者媛之仙者也禱人之王母而王母之者愛其愛也然必德焉稱是謂祖孫之懿闡懿彰德敬以之矣孔子曰言之不



文傳而不遠故愛非言曷昭敬非言曷顯嗟王溪子  
頌而宛歟端溪子音而展歟龍湫子暢而簡歟夫三  
子者言足以闡矣然義主乎永情觸於思故蒼谷子  
誦其言而淚詠其音而悲蓋傷其王母之長歸故曰  
亡而生之本乎思

題明遠樓詩後

夫握樞居要則意飄江湖處幽履閒則心懸魏闕所  
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能賦古稱大夫  
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  
菊載華茲筵是開四子邂逅于一樓俯喬嶽覽長河  
眷焉有感于斯游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

也

題琴竹詩後

不音而音者用之心者也不物而物者資之深者也  
不聲而聲者託諸吟者也心之用莫如琴深于資莫  
如竹吟而託之則詩生焉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  
資愈深資愈深則心之用廣矣是故君子貴琴焉非  
專于音也貴竹焉非物之也又必詩焉雖聲而非聲  
也嗟陳子胡爲琴嗟郢子胡爲竹胡爲吟知斯義者  
遐哉復乎

毛監察登樓詩跋

夫陽春雄于寡和白紵侈于衆歌均之爲調何難易



頓殊也元首之歌倡已賡繼然孔子與人歌也則又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何也豈非同情者感同聲者應歟今觀毛君登樓之什而詩之道見矣詩云伯氏吹損仲氏吹箎感應之謂也

題東庄餞詩後

夫天下有必分之勢而無能已之情蓬飛梗流忽聚倏散斯其勢能必其不分哉孔子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夫既東西南北人也于其分不有悵離思合者乎於是筵於庭祖於道觴于郊嬉于園不有繼繼踟躕者乎斯之謂情也情動則言形比之音而詩生矣夏公之撫治鄖陽也諸公筵之祖之觴之者故無不用其情矣乃今又嬉于吾園舉初英拔柔條驪駒既駕旌旗向東不有悵而思者乎然莫之能留也故必分者勢也不已者情也發之者言成言者詩也言廢忘規者義也反之後和者禮也故禮義者所以制情而全交合分而一勢者也

朝正倡和詩跋

詩倡和莫盛於弘治蓋其時古學漸興士彬彬乎盛矣此一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則楊州儲靜夫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大宜興杭氏兄弟彬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姪王伯安濟南邊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蘇州



都玄敬徐昌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玉朱  
升之其尤也諸在翰林者以人衆不叙自正德下邠  
之變縉紳罹慘毒之禍於是士始皆以言爲諱重足  
索息而前諸倡和者亦各飄然萍梗散矣賴 皇帝  
明聖斷殛元惡伸拔英類於是海內之士復矯矯吐  
氣此又一運會也而顧君適以開封知府歲覲都下  
乃有朝正倡和之詩蓋余不聆此音者數年矣今一  
旦見之誰謂異於空谷楚然者哉然倡和者五人而  
已而其詩顧猶多憂讒念歸之辭則余不知所謂矣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八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九

北郡李夢陽撰

文 雜文二十三首 文 銘 贊 凡三種

哭白溝文 答旱飈文

禱旱文 其二

謝雨文 白室銘二首

獨對亭銘 井銘

六合亭銘 端硯銘二首

石几銘 孔子贊

大舜贊 齊太史贊

三仁贊三首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鍾馗贊

張將軍畫像贊

劉文華畫像贊

雜文二十三首

哭白溝文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南道白溝之野往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予曾大父死焉百載憤痛爰託於斯文

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霧四興荒濱斷岍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粵春事之旣載迺予邁于茲野覽殘墟以掩涕塞故

柵而維馬暄水泮而復峙辰物鬱而未申日蒼莽兮將墜天慘惻而愴神前儔佇以驚顧追侶悵而增感趾欲進而躑躅哽歔歔乎內惻爾其龍蛇鬪爭雌雄未決戰形闢兵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詭謀之生接軌方轂抉地維而劃天門甲光鏡四野戟枝亘長雲鉦鼓鳴兮河海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利甬道絕弱之肉強之食飲人屎咀馬革遂爾橫屍蔽眕崇齒截流哭聲震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貴或君侯刃剗其骼戈穿于喉踐爲土沙壘若陵丘魂營營以無歸骨交加而卧霜鬼啾唧以宵嘯人慄慄而斷行風陰陰以四起折鏃朽髑雜瓦礫兮飛揚嗚呼



此爲何流而有斯戰場邪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  
之端民死等于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兮旣接  
春天傾兮地搖乃有睛被刺而不轉膚受剗而弗逃  
此結纓抗論之夫甘心烏鳶之口膏野草而罔顧者  
也猗嗟我祖生爲士雄死爲國殤岱華摧而孰支玉  
石灼而並戕委英肝于塵沙滅聲景而永藏雷霆結  
而迅音烟颯烈而怒揚神怳怳以縹緲馮悲氛而望  
故疆猥小子兮何知續箕裘之末躅愼時命之難忱  
懼遐耀之堙辱憤原隰之哀棄束無棺而塋無塋匝  
墟壙以冥索林莽杳兮縱橫腸紆迴以崩裂涕闌干  
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昌德何遠而不存軫將發而復

結托哀響于茲文

外旱颶文

二年丁卯自一月至於三月不雨恒風窈冥晝  
晦李子於時寓大梁之墟作文傳曰僭恒暘若  
霧恒風若咎在言與思京房曰欲德不用厥災  
荒又曰顛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大風天黃

雲乎將興颶爲厲兮陰陽將交歛使離兮聲威鼓烈  
繫誰怒兮屯膏弗降孰之咎兮吁嗟汝胡不仁兮亶  
不畏民不畏天兮揚沙晝晦拔林木兮旣顛我禾又  
發我屋兮實英蔽天雨霾颶颶兮頽頽洶洶若摩軋  
兮樹無留柯彼羽族安托兮殪齧破卵賊物和兮虫



獸惶擾塌翼血趾負嵎喙兮吁嗟汝寧茲遂兮日月  
喪魄天地易位兮五星錯而背行寒與暑其倒置兮  
三川皆震龍失勢兮巖谷崩衝轟碎確空騰潮沃日  
灌太空兮莽千里乎無人塵冥冥征兮城廓晝閉慘  
光精兮嗚呼天監臨四方明明厥維亦孔章兮聿茲  
若罔知哀我民罹兮諄曰已矣哉天既不弔而予何  
爲獨憂苟使豐隆秉競而不回兮豈屏翳之足仇彼  
雨師又容與兮曰匪予之承電箠箠以斂耀兮畢翕  
翕而將興畢爲車  
主風嗟爾今之人胡憺莫懲

禱旱文

伏念日者春膏未濡夏陽轉亢雷炎毒蒸焦我嘉穀

瘠我六畜百姓惶遽四境告災某等閔焉抱憂中心  
如焚食弗甘味卧靡寧席蓋數月于茲矣雲神無應  
顛天則高踖踏內咎咨嘆無聊竊念祥異之來乖和  
是基是以婦冤致旱獄決獲霖揆昔諗今卓有顯徵  
意者某等鎮之寡道憲而未貞漏奸什良政乖法頗  
田畝困而無伸閭閻怨而罔聞不然何雲興遽散垂  
雨而風塵霾晝曠星河夜明官之不職神官是殛元  
元何辜罹斯慘極某等伏又念大嶽巨靈生命攸司  
豈宜舍其有罪殍我羣黎民無子遺犧牲疇供黍稷  
弗繼神祀或窮秉誠洗心齋沐告神造錐靡躬情則  
篤至惟神鑒之惟神之賜



其三

某等伏念百穀布地二麥幸秋雨澤鮮少恒賜轉亢實青而乾苗芘而稿風霾熱濁蒸為癘疫飢病枕藉鮮屍載途哀哀我民罹茲慘毒日者抒悃告神責躬祈福而咸膺未通屯膏罔濟是以雲垂垂而颺興雨微微而日出土夜濕而晝焦禾晨霑而夕涸某等伏又思休咎徵事箕範有文祥異從人京傳著訓顧斯亢陽之害必由乖政之致某等疆土是職救災寡術觸目抱懼捫心慚慙每欲以功而補愆神其鑒來而宥往夫好生者天地之德矜迷者神明之惠尚昭昭而溥賜庶恟恟而釋懷潔牲用陳芬醑是薦我心或

欺神則殛之無殃我民惟神鑒之享之聽之謹告

謝雨文

伏以日者陽亢旱雲饑歉疫癘民弗堪災某等憂懼靡寧布誠禱神荷蒙昭昭聽察救愆矜愚憫窮悔禍三日之內驟颺暴凍霑灑遽至雖土膏未接禾根未濡然神之格我佑我亦云驗矣某等伏念天地之於物猶父母之于子父母不棄改過之子天地宜鑒洗心之物尚冀自今震雷時奮甘澍普零俾公私各足黍稷有馨庶報神無匱竭之虞元元有更生之望我性鮮潔我酒清冽敢以謝神敢以再祈于我神惟神鑒焉謹告



白室銘二首

李子葺室貴州署堂南掃地而鐫壁上繭窗聖  
窅然而曠銘曰

雖有至潔弗慎則汚雖有上智罔念則愚至人皓皓  
游心厥初太虛爲輿恬御靜驅細人絢志斯追斯琢  
役采捐質離竒紛錯維室生闇維虛生明維厥至人  
光疑素行介圭之璞玄酒之馨匪伊勿則含淵乃貞

二

夫白生虛虛生明固矣然心與室異乎能新其汚而  
不能必其不汚非室乎非需人以立者乎由中而出  
發于言而作於行汝尚安所需乎是故後汝繪事涅  
而不緇觀于爾室果異邪否邪

獨對亭銘

獨對亭者白鹿洞書院亭也亭在書院東枕流  
橋北崖上朱子舊遊處也其下則峻溪湍灘衝  
撻乃其崖下广而砥陟亭西向適與五老峰  
對又峯間劔風泉雲壑字大如斗亦西向故曰  
獨對云獨對者前副使提學無錫邵公所名也  
詳見其所自記後十年而予來陟其亭夫獨之  
言孤也對者主賓也方吾之未來則所謂五老  
者固謂吾賓也及旣來也陟亭而對之則吾非  
若主邪何也亭吾亭也夫亭不吾常一往而一



來曰獨對何也大化流行而不停往者去之來者主之我既主之則雖謂爲獨對不過矣自有茲峰也周匡氏漢巖下老人唐李白氏李渤氏率皆來率對宜皆曰獨然而邵公不與也其言曰仁者壽五老峰壽朱子仁是宜獨對方我爲之主對固我也其往也不謂我獨也此其人高下之倫造詣淺深次第學術端邪之等不於斯而占哉且匡氏巖下老人吾不知其何人矣然而白也予知其文也渤也予知其節也夫二者猶不得獨與峰對然則來主是亭者蓋亦思所以獨對者已矣予無似追昔從邵公講道許下

今廿餘年矣不謂繼官而同地均業共職有茲來也自顧品下詣淺志難端而履弗力於亭今即主也然逆知來者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願及茲勉焉以副許下之盟乃爲亭銘

銘曰

巖巖五峯若翔若垂當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磅礴賦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峙一元所爲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岩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學宮是基鼓篋摠衣四方攸歸弘本立教爰自考亭人遐跡存岬剡熒熒如日如星邵子爰構獨對斯肇於微紫陽孰並而當宗宗者澗有源有泉不有哲民



疇開我先五峯巘巘永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我師  
作銘于亭來者式思

井銘

故井崩塞汲溪焉飲春夏交溪毛茂芋蛇虫毒  
可虞也正德八年冬至予至南康府使學生劉  
峻往書院視地掘井得諸亥方厥日甲申是日  
也南風至穿土數尺石阻集力除焉始艱而終  
利有泉上漏甘冽然慮溪侵也布堊其底覆石  
泉旁出焉甃輒而上石牀約口五日而井成余  
究惟易義繹孟氏譬旨乃爲井銘銘曰

厥道流形水行地中導之斯湧無卑無崇維愚靡爲  
于潦于澮爲不及泉是日中廢於井斯肇亥位廬麓  
源源澄列匪溢匪竭艱始終利孰曰匪力靜止用發  
惟義之則含陽潤陰炎寒冬熱勿鮒勿幕九五終食  
出時溥施視受爲容吸華茹甘挹之必克濯煩滌汚  
費而弗勞爰薦神明以亨以芼彌遠彌馨聖澤攸陶

六合亭銘

仰觀俯察八荒在茲處高見大登之自卑來者敬聽  
勿遽勿疑

端硯銘二首

世以眼貴而汝無此人其瓦礫汝



台端若方女式虛內女式越若鈍靜亦乃式乃磨不  
磷涅不緇允茲在茲相台

石几銘

李子獲石焉平而方爲几焉而銘之銘曰

色乾之清質坤之剛扣之鏗然乎直靜方我有嘉林  
皮汝其旁汝憑汝依可詠可觴我有兄弟友朋親戚  
燕無豐約來惟汝覲朝之夕之汝懽汝暱人情靡同  
汝應則一浴露吞烟瑩月烜日孤貞介確光澤纈粟  
雖有霜霰毒蒸厲颺侵之不入而撼之汝搖哉

孔子贊

鳳鳥不至人莫我知行廢嗟命獲麟竟悲已訕道信

萬世攸師願學謂何小子敬思

大舜贊

聖狂天淵一念則分孟欽大孝孔贊克君袵衣鼓琴  
今如見之我猶鄉人鷄鳴孳孳

齊太史贊

崔杼弑其君莊公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  
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  
乃舍之贊曰

皇天厭德逆徒干經國旣無人亂是用丁桓桓太史  
抗言討兵舍命不渝蹈仁秉程一門三烈巖巖茂名

三仁贊三首



殷喪厥馭姦宄師師天平下蓄神罔攸依國旣顛越  
我寧獨支何其發嘅決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

右微子

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象箸道奢  
瓊宮兆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聖朝鮮錫昌

右箕子

箕啓存祀干以殺身殷稱七竅孔贊三仁烈烈太師  
實維國楨人之云亡邦是用傾鹿臺玉焚麥秀吞聲

右比干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予觀范龍圖則慕其人嘉其志觀龍圖出處則

哀其時予過無錫秦氏獲觀其畫像我冠法服  
莊嚴弘毅蓋得其彷彿焉則又識人心不泯不  
然卽顧吳更生安所置毫哉予生長環慶間與  
故老談龍圖扼元昊事雖古名將何加矣於是  
薰沐再拜贊曰

有偉一人清明令儀三代遺才百世之師

鍾馗贊

唐有進士鬼之司直夢中誅邪帝寤驚惑雖寤匪寤  
內艷外佞曾無如馗是匡是正祿食者誰我言敬聽  
張將軍畫像贊

我崇我官有徒嘽嘽我服我丹有蟒盤盤盤盤者蟒



天子之賜嗚嗚者徒天子之畀何以畀之以伐以征  
何以賜之汝涉汝明北徼是清南蠻是平將軍者誰  
姓張桓名於赫將軍魁軀長髯戰陣能勇處已卑謙  
禮士若訥臨下威嚴動若虎彪靜若女潛將軍之馳  
如鳥之過之矢之發當之者破此衛開設將官實罕  
將官豈罕損於自滿於美將軍年始向強髮黥顏渥  
膂力載剛萬兵罔雄百戰匪奇慎終始初文王我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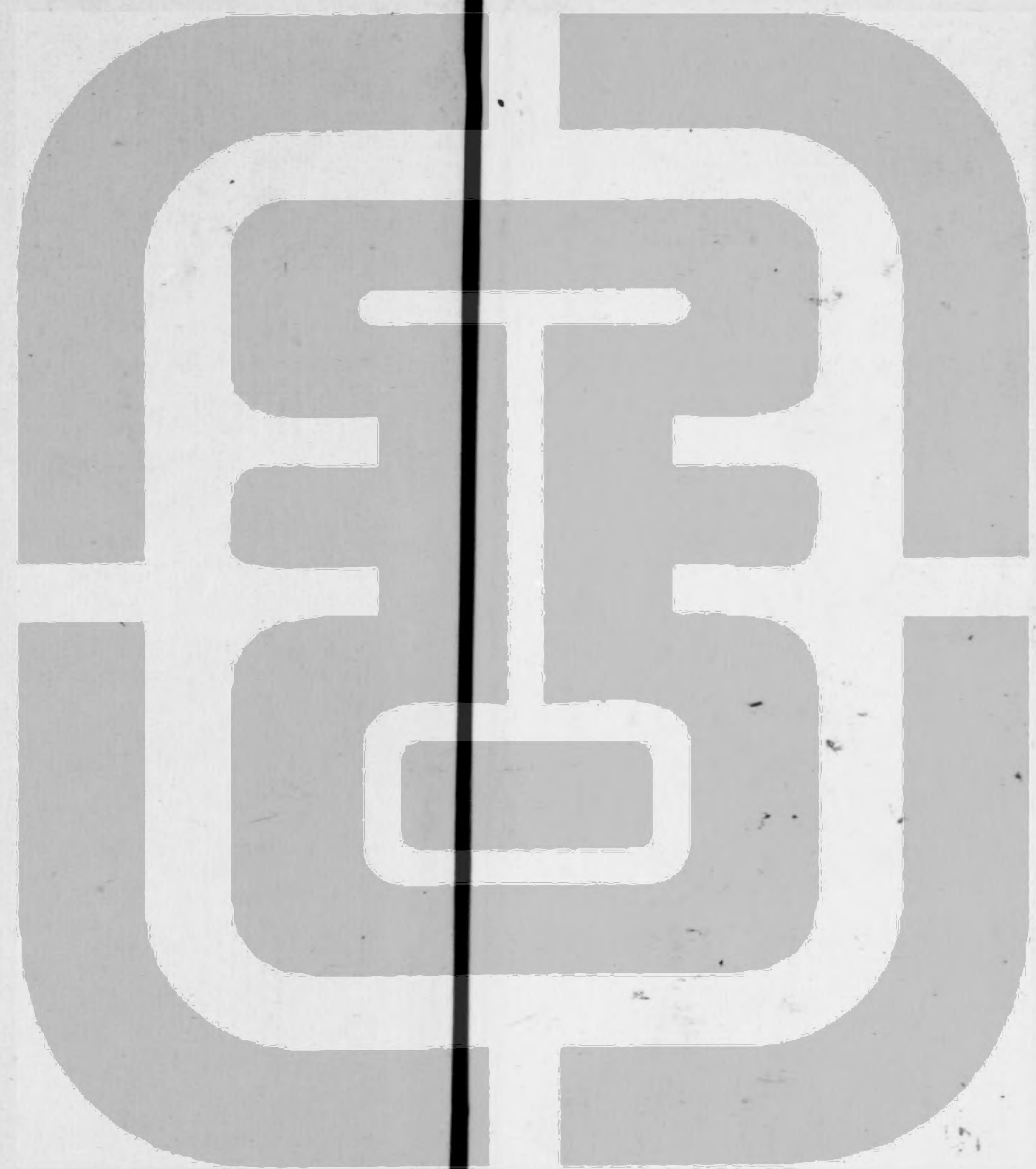
劉文華畫像贊

劉文華者太梁之逸民也修而弗耀老而靡怠  
潛於塾顯於醫訥焉如愚有而罔居君子哉君  
子哉贊曰

嗟乎文華人貴之欽君也衣在人富之歆君也寒素  
利人之趨君篤者義勢人之附君遇則避嗟乎文華  
金不出鑛玉隱於璞一壺懸市百錢停卜祭期帶索  
韓康賣藥彼哂彼歎我守之訥彼侈彼矜我守之約  
嗟乎文華聚衣內文官鐘外聲聞黨敬禮月旦優評  
鄉飲是賓古貌古服膺社戩休而安而毅昔稱長者  
今觀有恒厥像儼如今儀可徵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九





國朝全書卷三十九

三



